

Shi Jie Zui Hao Duan Pian
Xiao Shuo Da Quan Ji



世界最好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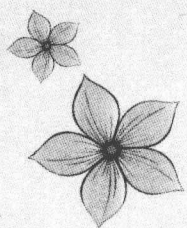
文飞英/主编

嬉笑中有怒骂，泪水中有欢笑，颓废中又蕴含着朝气，既给人瞬间的冲击力，又给人长久的回味性，这就是经典之作的魅力所在！

大全集

· 品百年经典 · 与大师晤谈 ·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Shi Jie Zui Hao Duan Piao
Xiao Shuo Da Quan Ji*

世界最好 短篇小说

文飞英/主编

大全集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最好短篇小说大全集/文飞英主编.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146—0032—2

I. ①世… II. ①文…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6997 号

世界最好短篇小说大全集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李 刚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策划制作:膳书堂文化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发行部)

88417418(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25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032—2

定 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前 言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拥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它在小说家族中，讲究“速率审美刺激”，拥有瞬间的冲击力，又拥有长久的回味性。它虽然不长，但具有特有的精短手法展现人物和情节。

短篇小说按题材可分为武侠小说、推理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穿越小说、科幻小说、奇幻小说、玄幻小说、探险小说、恐怖小说、讽刺小说、神怪小说、军事小说等多种；按流派又可分为古典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形式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等。

短篇小说的主要特色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微知著，以近知远。人物情节简单，但小而精，以少胜多。现实感强，但写出的艺术境界却“远”，使人联想无穷。二是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短篇小说广泛吸取了其它文学体裁的长处，可谓是博众家之所长，因此称得上是“模糊小说”。三是取材精确，很具镜头感。一般长篇小说中的倒叙和补叙，在短篇小说中只能成为瞬间镜头的描写和串连，这样就避免了冗长的叙述和说明。四是写特殊点，重情绪化。短篇小说人物描写的特点是写主要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或写主要人物的情绪心态等，使得人物很具特点性。

短篇小说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它往往选取和描绘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使读者“窥一斑知全豹”。正如茅盾所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篇幅不可能长，它的故

事不可能发生于长年累月，它的人物不可能太多，而人物也不可能一定要有性格的发展”。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微小，因此可以比较自由灵活地吸收其他文体的特长，并与其他艺术样式渗透融合，因而还有中、长篇小说所不具备的文体创新优势。

短篇小说虽然短小，但也包括了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文学因素，同时还包括了作家的品格、风度、才华、学识在作品中所综合表现出来的风格。因此，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认为：“短篇小说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

在19世纪世界文坛上，闪耀着三个永不陨落的文学巨星的名字，他们是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契诃夫、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欧·亨利，他们是世界上的短篇小说之王，他们的作品均以构思新颖、布局奇特、描写生动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广泛欢迎，代表了世界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

本套书精选荟萃了中外著名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品，许多都是名家名作，都经历过长期的考验，非常具有文学价值，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良好版本。

目 录

第一辑 某国秘密故事

头发的故事	1	羡慕	44
一件小事	3	美丽的女店主	45
庄园恐怖夜	4	神秘的敲击声	47
命系一发	6	吃白食	47
避雷针	6	雪比亚麻布更白	48
光荣的事情	8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49
一千元	10	“诺曼底”号遇难记	51
喂鸽者	12	西班牙的婚礼	53
一个悲剧	14	广告的受害者	55
雨中的猫	18	最后一课	56
三声枪响	20	一局台球	59
幸福的红玫瑰	22	两所客栈	61
奥利和特鲁芳	23	养老金	63
飞行员的抉择	25	玩笑	66
小布托拉	28	犹大的面孔	67
白菜汤	30	兄弟	67
玛 莎	30	桔 子	70
出 名	31	“恶”的化身	71
在邮局里	33	柠檬女	73
纪念册	34	阴 谋	75
幸 福	35	解 脱	76
伤 痕	37	某国秘密故事	77
狗的嗅觉	38	香 粉	79
天才的真正智慧	40	骑桶者	80
劳动、死亡和疾病	41	往事一页	82
森林之路	42		

第二辑 被盗去的情书

寒 宵	84	一只套鞋	116
毒 蛇	85	穷苦人	117
渺茫中	87	三个问题	119
被盗去的情书	88	幸 福	121
椭圆形肖像	91	离家出走	123
误 会	92	身教言传	124
经纪人的罗曼蒂克	94	逃往埃及	125
心与手	95	看 望	127
魔术师的报复	96	选 择	128
忠心不二的公牛	98	猫的天堂	130
外国佬	99	侯爵夫人的粉肩	132
美满的婚姻	101	知事下乡	134
初 恋	102	无罪的女佣	136
雅普雅普岛的金喇叭	104	可笑的悲剧	138
最好的忠告	105	屠杀不朽的人	140
宽 恕	107	蛙	143
一个东方的传说	108	恋爱圈套	144
路 过	109	假如是你的话	146
横 祸	111	坟墓掩盖了医生的罪过	146
威 胁	113	马术表演	148
柔弱的人	113	默 哀	149
柯留沙	114	通向天堂的弯路	150

第三辑 敞开着的窗户

白 光	153	白手起家者	176
纸币的跳跃	156	失 败	178
太太与西瓜	158	一本令人不安的书	179
老婆婆的故事	159	公民证	181
好朋友	163	装电话	182
等着的轿车	163	幸福的女人	184
财神与爱神	165	失 眠	186
桥畔的老人	169	维佳，往窗外看	186
圣洁的东西	170	查无此人	187
瞎 子	172	绑 架	188
黄手绢	174	被遗忘在角落的人	189
金星人的挫折	175	聪明的法官	192

卖笑人	192	长生药	206
敞开着的窗户	193	吻	207
真难过的烦恼	196	有百科全书的人	208
杰克和水手	198	俄勒冈州火山爆发	210
原来如此	199	小杜果	212
谢弗兰与普鲁士国王	201	舵手	213
乳酪汤	202	轻信带来的烦恼	214
怪梦	203	行骗的裤子	215
天堂的来客	204	明天的报纸	216
消逝的记号	205	慈善款	217

第四辑 获得爱的磨难

愚妇人	219	一个捕狗者的自白	256
祈愿	220	大公无私的判决	258
一个清清的早上	222	情话突然消失	258
灯	223	奇妙的礼物	261
两个青蛙	224	换脑以后他是谁	262
获得爱的磨难	226	瞎子	264
约会	228	勃鲁阿戴总统	266
波茨和利诺	229	作家的秘密	267
幼犊	231	缺拇指的姑娘	270
开小差	233	老两口	271
商机	235	尸体复仇	272
一个十分危险的人	236	欲壑	273
幽默的自我独白	237	海的坟墓	274
青蛙旅行记	242	诚实致富记	276
会计助理的日记	245	一杯咖啡	277
一个官员的死	246	老人们	278
沃夫卡和祖母	248	启程	280
叶莲卡	249	审判教授	280
大操大办的婚礼	251	离婚的条件	281
在路途中	252	向往乡村的鞋匠	283
斯焦普卡	253	金脑的公鸡	284
别墅的主人	255	孩子们	286
彩票	256		

第五辑 难解决的问题

鸭的喜剧	289	隧 道	317
难解决的问题	290	我的肖像	319
竞选州长	291	最后一句多余话	320
上尉的爱情	295	要坚持相信自己	32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296	女人的福气	322
雪夜出诊	299	祖父的表	325
难解立体声音	300	魔 盒	326
私有财产	302	窃 贼	328
劝诱推销	303	狗 约	329
艺术与晚餐	305	鼠 害	330
遗 嘱	306	旅游纪念品	334
牧羊人的女儿	308	难以避免的灾祸	334
医院需要病人	309	招募军队	336
一磅黄油	311	奇 迹	337
中彩之夜	312	被开玩笑的劫匪	338
相似的人	314	半张纸	339
变色龙	315		

第六辑 他们要学狗叫

爱底痛苦	341	一根琴弦	369
吹胰子泡	342	家庭市场经济	371
船 上	343	上班诀窍	372
归 来	345	一个幸运的贼	373
包打听	347	猿蟹之战	375
等待的一天	350	流行病	377
邮局内外	352	清风流水	379
山羊兹拉特	354	忍到最后	380
花园里的独角兽	357	说谎者	381
奥利弗与其他鸵鸟	358	残破的钞票	382
爸爸最值钱	359	找不到的理由	384
上 钩	360	丫岛美人鱼	386
买乐谱	362	仿制品	388
生病的故事	365	美丽的邻居	389
预 演	368		

• • • 第一辑 某国秘密故事 • • •

头发的故事

[中国] 鲁 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看了又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 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 N 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掀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 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

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等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焰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 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N 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件小事

[中国] 鲁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到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挽

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挽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庄园恐怖夜

〔美国〕爱伦·坡

靠近年终，天越发黑暗起来，乌云压顶。我就在这样的一天，骑着马在乡村公路上前行着。夜幕降临时，厄舍庄园出现在了 my 面前。我在庄园旁边的寂静昏暗的湖边下马。湖水映出庄园及其四周树木的倒影，黑乎乎一片。倒影中有些东西使我感到害怕，尽管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仰起脸，看了看这座老房子，房子是由石头砌成的。房子的正面好像有一道裂缝，从墙顶向下一直延伸到水边，消失在黑色的湖水中。

我这次来，主要是冲着 my 儿时的伙伴罗德里·厄舍来的，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他的情况我也所知不多。但是，他最近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到这里来。我的朋友会见我的那个房间黑漆漆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巨大变化。他病恹恹的，而且目光中透露出一种狂乱的神情。他神色慌张，常常忙活一阵，随后便突然安静下来。他对我说，他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依我看，最为严重的是，他充满了恐惧，甚至对房子也表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恐惧。

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座房子主宰了他的思想。恐惧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所有的事情中，他最怕的就是死。他说，他的妹妹梅德琳快要死了，他将成为他家里最后一个人了。他害怕在她离世后孤独地死去。

梅德琳也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在她死之前，我与她仅仅见过一面，话也未曾说过，那时我看到她慢慢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在厄舍告诉我他妹妹死亡的有关情况之前，我们一直在研究一本很怪异的书，这本书是在某个被遗忘的教堂发现的。书上讲述了一种叫做“守望死者”的习俗。

在梅德琳死后的一天，厄舍突然告诉我，他不准备即刻埋葬他妹妹。也许由于神经错乱，他打算亲自守望死者！不过，他对自己作出的决定给我说了两条充足的理由：首先她被埋葬的地方距离很远；其次，她的病非同寻常，大夫可能会在她下葬之前寻问有关问题。于是，我和厄舍将她的遗体抬到了楼下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穿着雪白的长礼服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石板上。锁上门后，我和厄舍转身离去了。

从此，我的朋友越发变得古怪了。他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带着恐惧。我也变得恐惧起来。甚至整座房子都使我心惊肉跳。

一周的时间转眼过去了，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令人毛骨悚然。但风停时，我却仍能听到那声音。我也弄不清那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但我心里很害怕。

在这个狂风肆虐的夜里，厄舍敲开了我的房门。“你没看到它吧？”他问我。他打开窗户，风呼地卷了进来。他野人似的仰望着夜空。他似乎看到了我无法看到的东西。

“快把窗户关上吧！”我说，“天气太冷。这有一本书，我读给你听，让我们一块儿来度过这个恐怖之夜。”

这本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本书。我开始给厄舍读了起来。“有人拉倒了门，发出木头破裂的声音。”我猛地停止朗读。我仿佛听到房里什么地方响起了同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是风在吼。书中的故事已经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又接着给厄舍读下去，故事中，那人闯进房里，发现房里有一只大动物。他击打那只动物，它大声叫唤起来。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因为我又听到了和故事中相同的声音。我看了看我的朋友，他似乎快要睡着了。“那些声音真的存在吗？”我问自己，停了一会儿，我又读了起来。故事中，一大块铁掉在了地板上。我一读到这句话，就听到我们下边什么地方发出如同铁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厄舍仍然坐在椅子上，他向两边慢慢地动了动。他没有看我。突然，他开始说话了，不过，他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听，那声音，我听见了，真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听见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们是把她活着锁起来的！很久了，我就听到了她的动静，我好害怕！就像书中的故事一样。那些声音就是她发出的。啊！我该去哪儿呀？她会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快就把她放在那儿。她现在就要来了。我听见她上楼的脚步声了。我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了！”

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道：“我告诉你，她现在就站在那边！”

厄舍说着将手指向我的房门口。这时，门慢慢地打开了。初时，我以为门是被风吹开的，哪知，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门口。是梅德琳·厄舍。她的雪白的礼服上血迹斑斑。她一定是从楼下锁着的房里出来时把自己弄伤了。

她在门口站了片刻，随后开始向门里走来。最后，她气息奄奄地倒在她哥哥的身上。他们兄妹是一起倒地的，厄舍因惊吓而死。

我冲出房间，冲进暴风与黑暗中。而后，我看到我脚下的地上有一道奇异的光在闪烁着。我转过身想看一下那道光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房里昏黑一片。一轮血红的满月破云欲出，悬在空中。我看清楚这道光是透过房子墙壁裂缝射过来的，我第一次看到房子时那道裂缝很小，但现在显然加宽了。在我看它的时候，它还在变宽。转眼之间，狂风骤起，一轮满月和盘托出。房子的四壁正在倾倒。随之而来的是巨浪怒涛的声音——我脚边的黑色的深湖静静地、不可阻挡地将厄舍庄园揽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命系一发

[美国] 爱伦·坡

此时，那桩谋杀案已经达到高潮了，而且已经证明绝不是意料之中的人干的。

此时去请大侦探再合适不过了。大侦探来了。他朝那具尸体投去搜寻的一瞥，片刻之间又掏出一个放大镜。

“哈，大家看！”他一边说，一边从死者外衣的翻领上捡起一根头发，然后自信地说：“现在谜团解开了。”

他举起那根头发。

“听我说，”他说道，“我们只需找到这根头发的主人，凶手也就原形毕露了。”

这一不可动摇的逻辑推理是那么完备。

侦探开始了他的侦察工作。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行在纽约的各条街道，严密地审视遇到的每一张脸，以便找出谁是那根头发的主人。

时间已经过去四天四夜了。

第五天，侦探发现一个旅游者模样的男人很可疑，他的头上戴着一顶一直扣到耳朵的水上旅行帽。他登上“格罗坦尼亚”号客轮。侦探也尾随他上了船。

“逮捕他！”侦探一边斩钉截铁地说，一边威风凛凛地高举那根头发。

“这根头发是他的，这是他有罪的证明。”大侦探说。

“摘掉他的帽子。”船长严厉地说。

于是有人摘掉了他的帽子。

那人整个儿是一个光头。

“哈！”大侦探叫道，而且毫不犹豫地，说，“他所干的谋杀何止一次，是一百万次！”

避雷针

[美国] 马克·吐温

我所攻读的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在每天的上午，我总是搬来一堆书，

准备写作，由于此项工作要用去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极不愿有人打扰我。

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开始了写作，但是刚刚写了“政治经济学乃是一切善政之基础……”几个字，我的工作就被打断了，说是楼下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有事要见我。我从楼上下来，问他有什么事，同时竭力不让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绪跑掉。我虽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

他说他途经这里，发现我的房子上需要装几根避雷针，因此冒昧来打扰。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没有别的，只是他很愿意帮我装。

我尽力装出是一个会当家的好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早就想装上那么七八根避雷针了，只是由于……”陌生人听了这话倒是一怔。

我私下认为，即使他看出了我不懂装懂，他也一定不会点破的。只听见他说，在全城所有主顾中他最乐意为我效劳了。

我说那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正想走，他又把我叫住，说是需要知道到底想装多少“针”，装在房子的什么位置上，杆子要求哪种质量。

我告诉他装8根“针”，全装在房顶上，杆子哪种好用哪种。

他说他供应的普通的一种是每英尺20美分，铜质的是25美分，镀锌的螺旋状杆要30美分。

我说用螺旋状杆。他又接着说，要想把事情干漂亮，不管任何人看了都一致感到羡慕，都异口同声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对称布局的一组避雷针，那么他认为至少要用上400米。

我急着回去继续我的文章，所以，我立刻回应他，说按他的意思办，我终于摆脱了他，继续从事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当我费了半个小时才使我的思路收拢时，我的工作又被他打断了。

我又再次面对着装避雷针的人，他还是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我则相当地烦躁。

他站在那里，像在品评鉴赏似地朝着我房顶上的主烟囱方向眺望。他说：“眼前这景致简直会使人产生新的乐趣。”接着又说，“你能否告诉我，可曾看见过比单独一个烟囱上就装有8根避雷针更美的景色吗？”

我回答他，在我的印象中还不曾有过。他说他认为，天下除了尼亚加拉瀑布外，再没有比这更为壮观的自然风光了。只不过有一点稍显不足，那就是还应在屋顶周围再分散装上8根避雷针。

我跟他说我的时间很紧，让他再装8根避雷针，添加500英尺螺旋状杆。

这一次，我估计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被打断的思路拉回来。但是装避雷针的人又传话上来要找我。

他说他是万般无奈之下，没有办法才不得不打扰我的。因为他这个人做事非常追求完美，而且一丝不苟。刚才干完活，累得要命，正想停下来休息，一抬头发现原先的计算出了一点点问题。他说，如果这样，万一雷暴到来，光凭这16根避雷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这所最心爱的房子完整的。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让我安静安静吧！”我说，“如果行得通，你装它150根，在厨房里装一根，牲口棚上装一打，那只母牛身上装一对！厨师脑袋上也装上

一根！你把你的材料全用上，爱装什么装什么，但愿不要再来打扰我！”

当他再一次见我时，我对他说：“不要再说了，报报账吧。900美元可以吗？那么街上集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怎么？原来是看避雷针！难道他们从未见过避雷针？是没有见过一座房子上装了这么多避雷针吗？这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但我还应下楼照着点。”

在随后的24小时内，我这座房子竟成了全城的一大奇观和人们议论的话题。房子所在的街道，日夜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因为这时来了一阵雷暴雨，雷电直冲着我的房子打下来。过了5分钟，周围半英里内再也看不到一个观众了，但是在同样的距离外，所有高楼大厦的每个窗口和屋顶上却都挤满了人。

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好像是几十年内积聚起来的全部流星和烟火都倾泻到我这孤立无援的房顶上来了。

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的房子在40分钟内竟遭到了764次雷击。雷电是这样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螺旋状杆打到地里去，使人们都来不及搞清楚雷是怎么打下来的。

我敢说，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事绝对是第一次发生。好在可怕的围困总算解除了，因为这时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云层里肯定再也没什么可抛的了。

我顺便要告诉大家一声，在雷电袭击我房子的时刻，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写我那还没完成的政治经济学了。

光荣的事情

[美国] 马克·吐温

记得那一次，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身无分文，而且在天黑前还急需三美元，到哪里去弄钱呢？

在街上，我徘徊了整整一个小时，可一个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后来，我走进爱伯特旅馆，找个地方坐了下来。这时，一只小狗朝我走来，停在我身边，打量着我，它很友好，似乎在说：“你愿意与我交朋友吗？”我好奇地注视着这只可爱的畜生，它快乐地摆动着尾巴，围着我团团转，它靠在我身边，用头在我的身上摩来蹭去的，然后扬起头，用棕色的眼睛看着我。这真是一只惹人喜爱的小东西，我抚摸着它那缎子般光滑的脑袋，似老朋友重逢般亲热无比。

这时，民族英雄密尔将军穿着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制服走了过来，人们都羡慕地望着他那身显眼的制服。突然，他看见了这只小狗，眼神闪烁，随即停下脚步。看得出来，他也迷上了这只漂亮的畜生。将军情不自禁地走上前，抚摸着这只可爱的小狗，他打量了一下，说：“这是一只很好的狗，多惹人喜爱呀！你愿意卖吗？”

我爽快地说：“可以。”

“你说吧，卖多少钱？”

“三美元。”我回答。